

## 培養通才及專才的策略

郭 位

25 年前有個博士生，畢業於中國內地名校；某次我說起日本人把朱熹當神看待，他說：「朱熹？沒聽說過。是朱德嗎？」我說朱熹對理學大有貢獻，他訝異道：「你說的是物理學？朱熹對中國的物理學有甚麼貢獻？」令我同感驚訝。20 年之後，又有機會見到一個出身於中國名校的博士生，跟她講起早年和以上那個博士生的對話，誰知她說：「老師，對不起，我也不知道朱熹；可不可以講一講為甚麼他是重要的人物？」

博士生如此缺乏普通知識，已不是個笑話；香港同中國內地相似，對中國固有文化相當陌生。如果博士生是這樣，碩士生和學士的情形豈不同樣令人憂慮！

### 「博士」還是「博土」

「博士」這個名詞自古已有，秦及漢初時候的博士是一個官職，掌管圖書，通古今，博覽群書，是專為皇帝做顧問的。秦始皇出巡、漢高祖坐朝，都有博士陪坐左右。後來漢武帝設「五經博士」教授弟子，從此博士專門掌管傳授儒家經學。

清末廢除科舉後，有學生出洋留學，獲得 Doctor 的學位，那時

的人把 Doctor 說成是「洋進士」，因為在那以前的千百年裡，中國頂級的「畢業生」就是「進士」。後來，「博士」終於成為 Doctor 定下來的中文譯名，原因可能是「博」這個字實在是太好聽了：博覽群書、博學多才、博大精深、博古通今；再加上博物館、博覽會，相關詞語都有知識寬廣、學問深厚、應有盡有的意思。舊時的讀書人喜以博洽多聞自許，今人也有這個毛病，認為「一事不知，儒者之恥」。頂級學生修成正果當然應該獲個「博士」名銜，給人的印象是這些人的學問必定很「博」。

可是實際情況就不是這麼回事，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，學科愈分愈細，許多「博士」往往只專攻某一學科的一小部分，甚至對同一學科的其它部分都不清楚。曾經有人把博士筆誤寫成「博土」。可能錯有錯著。真的太專精而未知世事，豈不真是博「土」嗎？因此，Doctor 稱為「專士」可能更切題達意。

可惜的是，許多人對博士的頭銜不問實質，盲目求名，產生無限的憧憬。如今恐怕社會上的博土還真不少呢！

### 問題的根源與趨勢

兩岸四地的社會，歷來把升學當作首要目標。為了應試培訓的效率，把學童按文、理、商等科目分班，小小年紀便開始收窄受教育的

機會。孩子們一級級升學，科目分了又分、專業細了再細，等到終於拿到博士學位，要他們知識不偏狹也難，哪裡還「博」得起來呀！

在知識世界，「專士」若無 EQ，難以適應知識融合的大趨勢。今天的年青人，一生中可能要換五、六份工作。適應變化，具備多種才能，隨時學習新技能，早已成為適應不同工作的必然要求。

其實，「專」與「通」、「精」與「博」的問題，先人早就有過很好的見地。錢穆講到治學之路時就曾說過：「現在的人太注重專門學問，要做專家。事實上，通人之學尤其重要」、「中國學術界實在太差勁，學者無大野心，也無大成就，總是幾年便換一批，學問老是過時！」錢穆三十年前講的話，今天仍然適用，其實這就是不做研究的下場！如果不從事研究，博士畢業後終歸要成為博士，不但科技如此，文史也不例外。

現在的許多課題，需要多學科、跨領域的協助。「專士」們固然可以組成團隊，但隊友做的是甚麼，總不好懵然不知。一個人，即使在同一個行業工作，在不同階段也會擔任不同的職務。任何專業，在晉升之路的每一個階段，都需要不同的知識和技能。因此，掌握多元廣博的跨學科知識十分重要。

## 博聞多識須有深度

從今年開始，香港的大學實施四年學制。香港各級學校推行通識教育，這是一個好的開端。進了大學，最初的一二年學生該選修一些不同專業的學生都應選讀的基礎課程，到了三四年級才正式選修專科知識。在大學裡，請不同學科的專家為其他學科一、二年級學生做講座，不失為一種好的做法；但通識要有深度、有精度，要禁得起檢驗，切勿浮光掠影，不著邊際地匆匆帶過。美國許多大一的基礎課程由諾貝爾級的教授來授課，就是這個道理。美國的大學除英文為必修科目外，也正鼓吹生物學為當代的大學必修課。這是一個好的例子，香港有人考慮過嗎？又有人敢考慮嗎？

作為師長，我們固然要激發學生的興趣、好奇心，少一點說教，多一點循循善誘，鼓勵學生增長知識，勤學其他科目及相關的科目。此外，作為年青人自己，要時時保持好奇心，理性思維，敢於探索，才會創新、進步。

## 通才之上築有專才

按老子的說法，人的生命有限，學問無限。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無限的學問，必定失敗。所以，通「通識」不可能，甚至可以說絕無僅有。重要的是，即使是一門通識課，無論難易與否，還應由該科的

專家來授課、解惑；就這一點而言，我們的社會是有問題的。另外，為了避免膚淺，光靠「通識」是不行的，對多種學科的了解必須建立在一兩門專家之學的基礎上。沒有良好的通才基礎不可能創新地解決問題。

錢穆對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的觀點可以借鏡作為總結。他曾說：研究歷史的人，要先專精某一斷代，然後再去看通史，在這個基礎上再重新認識某一階段的歷史，然後再挑另一個斷代下大力氣研究，回過頭來再去看通史，一段一段地延續發展，最終才能融會貫通、渾然一體。這一道理也適用於對某一學科的學習與研究。可以專精一兩門相關的學科，同時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去。

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烹飪上，主廚可能專精於某些菜系，更必然先要通盤了解烹飪的科學與藝術原理。對於烹飪，沒有通才般的了解不可能專精於任何特別菜系，若只有泛泛的通盤認識而沒有專精的探究和投入，自然不可能成就為大廚。

學有專精的教師跟好的主廚一樣，都該具有研究的精神與實踐。否則，博士訓練出的學士不都變成學土了嗎？

(註：本文改寫自 2010 年 11 月 8 日香港「創新科技嘉年華」研討會上的講稿。)

郭位教授為香港城市大學校長，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。